

文艺评论

叙事的盲区还是悬疑的空间

——评电视剧《庭外》

王雅妮

观点提要

《庭外》的内核是一出爽剧，人物的错位使剧情缺乏真实性和专业性，角色光环和情节漏洞又减损了悬念，律政和悬疑未能适当融合，产生割裂感。

系列剧《庭外》分为《盲区》和《落水者》两个篇章，以死刑复核为视角切入，两个篇章的故事和人物相互交织。《盲区》讲述法官鲁南协助警方在16小时中破获两件大案；《落水者》中律师乔绍廷因代理刑事案件被栽赃，追踪案件同时还要自证清白。大陆司法体系决定了法庭上不会出现欧美国家那样的激情辩论，调转方向对准法庭之外的工作，是增加可看性的灵活变通。律政题材以往多以职场剧的样貌出现，此次搭配当下正火热的悬疑元素，且同时聚焦了法官和律师两个职业，本是一次突破，可观看过后会发现，剧情内核是一出爽剧，人物的错位使剧情缺乏真实性和专业性，角色光环和情节漏洞又减损了悬念，律政和悬疑未能适当融合，产生割裂感。

将职业叙事置换为神探叙事，是创作上的露怯，也是社交媒体语境下的妥协

根据主创的定位，《庭外》是司法、律政与悬疑的叠加。破案剧具有悬念感特征，公安部门的刑警、法医等是常见表现主体。《庭外》将法官、律师作为主角，融入案件侦破中，本身没有问题。关键在法官、律师的职业属性偏向静态，为了增加戏剧性，剧情改变职业属性，使人物产生错位感。《盲区》篇法官鲁南的角色抬升过度，文能推理断案、武能开枪飙车，本是来港出差的鲁法官几乎变成南津支队的总指挥，这种喧宾夺主从现实逻辑上难以令人信服。律师乔绍廷也是记忆力超群、面对走私头目威胁依然对答如流的超人。这些情节看起来劲爆过瘾，但经不住推敲、不能真正打动观众，更重要的是，这样的安排轻视了法官、律师职业本身的专业性，构想出一种职业神话。《庭外》系列以死刑复核角度切入，诠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法官

在此处的作用是核实证据和法律适用，负责审阅卷宗和提审被告。这类相对静态的工作确实不容易体现戏剧化的紧张刺激，但编剧的作用恰恰在此：如何在人物行为合理、可信的基础上，使剧情精彩。文戏多的职业并不会阻碍作品的发挥。经典电影《十二怒汉》就在单一空间演绎出人对法律的理解。在主人公敏锐的观察、众人交错的对话和各具特色的神态中，关于“是否有罪”的讨论逻辑严密、扣人心弦。无需武力值和金手指，主人公追求法律正义的形象深入人心。司法、律政作为行业剧的表现内容应专注于展现专业性和职业精神，《盲区》将职业叙事置换为神探叙事，不仅是创作上的露怯，也是社交媒体语境下的妥协。

盲目“加速”带来的结果是剧情上的空洞和缺失。前面提到，《庭外》两位主人公十分全能，尤其是法官鲁南，很多出现冲突和危险的环节都由他轻易解决，大大减损了悬疑剧应具有的神秘感。《盲区》有诸多疑点未清楚交代，代之以紧张的追逐动作戏结束，结局的“速度与激情”是网友吐槽最多之处。在该单元的开头和结尾竟然用一句网络流行语“小孩子才做选择题，成年人当然是全都要”来解释警察队和法官鲁南两位执法人员的办事动机，实属儿戏。“全都要”的前提是用队友的生命安全做赌注，看似很燃，实则无脑。诸多情节故弄玄虚，如各种闪回的舞女镜头、血腥画面，刻意制造的恐怖气氛最终都与剧情没有关联。此外，似乎是为促成追车戏码，凶手提前自曝身份，完全是悬疑剧的硬伤。

网络剧的人物形象应该打破常规，凸显复杂性。《庭外》的人物塑造重点放在外在技能，忽视了人物性格的刻画，使角色形象流于表面，在同类型题材中缺乏辨识度。《无证之罪》中的警察严良带有一身“痞气”，与传统执法人员形象形成反差；同为指纹编制的《白夜追凶》，关氏兄弟交换身份的设置让人耳目一新，他们的性格冲突也为剧情增添悬念。而鲁南、乔绍廷除了技能多之外，缺乏独特记忆点。对手戏角色上，南津和江州警方两位队长一个急躁莽撞一个多愁善感，只等着鲁法官协调二人的矛盾；反面人物田洋、冉森作案动机不明，作为罪犯形象缺乏人性的拷问。其实，棋逢对手才是彰显主角能力的方式，多方对垒的互动才能擦出火花。突出主人公同时降智其他人，最终也不能为主人公的角色形象锦上添花。



▲ 系列剧《庭外》之《盲区》篇章讲述法官鲁南协助警方在16小时中破获两件大案的故事。图为《庭外-盲区》剧照

特殊审判程序，但案件选择欠缺谨慎。《盲区》的主要案件是分尸案，罪犯田洋供述他只是从犯，主犯是失踪多年的舞女李梦琪。寻找李梦琪的过程虽然扑朔迷离，但案件本身并没有深刻的社会意义。案件的独特性在哪里？田洋作为罪犯，他的案件是否改判，对于他本人和社会有何影响？作为一部律政剧，案件的选择很关键。如果只是为了视觉奇观而安排一个女性被杀案，缺乏真正的社会隐喻作用和现实意义的深度，那么悬疑只是一个吸引眼球的噱头罢了。

叙事上的各种“盲区”减弱了悬疑性，而AB剧的形式在创新之余也造成剧集风格前后割裂。《盲区》以悬疑为亮点引来一众悬疑剧观众，但看剧后发现不少漏洞，随后的《落水者》篇偏向传统律师职场剧，因为《盲区》而来的观众又

叙事上的“盲区”减弱了悬疑性，创新形式却也造成风格前后割裂

《庭外》重点突出“死刑复核”这一

感到不满足，毕竟悬疑剧和职场剧的受众区别不小。《落水者》的重心在于对人物的塑造而非故事的悬念，其风格与快节奏的《盲区》迥然不同，叙事比较零散，平稳中欠缺精彩，两单元之间的断层让人难以产生代入感。好在结局前几集，《落水者》重新找回“悬疑性”，但这种节奏的浮动已然影响了整体观感，不少观众已经弃剧。近年来，悬疑+的形式越来越丰富，涌现出古装悬疑《长安十二时辰》、女性悬疑《摩天大楼》、间谍悬疑《对手》等，它们的成功在于悬念从始至终保持一致，加入的元素与悬疑风格相得益彰。而《八角亭迷雾》《回廊亭》等剧，则在悬疑中偏向了家庭伦理或商战爱情，货不对板造成口碑崩塌。

悬疑、律政的标签无论是市场考量

还是创作突破，品质仍是一部作品的根本。欧美律政剧特征鲜明，或专注于法庭辩论，或重视展示律师个人魅力；经典港剧《一号皇庭》从情与理的纠葛视角切入，非专业的大众易于接受。目前，大陆悬疑+律政剧尚未找准定位。《庭外》瞄准法官、律师等专业人士，彰显对正义的追求、对法律尊严的捍卫。但《盲区》的刑侦剧走向，使死刑复核、法律正义等议题轻描淡写，《落水者》大篇幅描绘律师圈人际修罗场，主线剧情“落水案”迟迟不能推进，乔绍廷与萧臻合作的几个小案蜻蜓点水，没有发挥实际效用，如粤港澳大湾区赔偿案当事人双方未出现在剧情中，全靠主人公对白呈现，类似安排显得拖沓多余。律政题材如何兼顾专业性与悬疑感，有待创作者继续深耕。

▼ 系列剧《庭外》之《落水者》篇章讲述律师乔绍廷因代理刑事案件被栽赃，追踪案件同时还要自证清白。图为《庭外-落水者》剧照



▲ 系列剧《庭外》之《落水者》篇章讲述律师乔绍廷因代理刑事案件被栽赃，追踪案件同时还要自证清白。图为《庭外-落水者》剧照

“第三只眼”看文学

“吃”里头的那些个“道理”

——看葛亮的长篇新作《燕食记》兼及其他

潘凯雄

这是葛亮继《朱雀》《北鸢》之后又一部新的长篇小说。关于葛亮，我自然不能陌生，但面对他的新长篇，我又的确多少存有些许“忐忑”，吃不准他的新作究竟又会给你啥样的体验？我之所以这样说绝非空而论。还是在2009年，本人曾受邀至香港浸会大学做了半个月的访问学者，校方给我的刚性任务就两项：一是给这里文学院的学生讲一次大课；二是和学院文学教研室六位老师分别作一次交流，而葛亮就是其中之一。大课我自然会事先做些准备，至于与六位老师的单独交流则本以为兴之所致便可，但恰恰是那个最年轻的葛亮偏要给我“出题”，在交流之前先给我留下一扎厚厚的手稿并美其名曰为“请指教”，这就是他的长篇小说处女作《朱雀》。对当时的我而言，这可真是一次难忘的“烧脑式”阅读，作品确有许多吸引我、感动我的地方，但也有一个令我“头大”之处，说白了就是整体叙述在某些地方留有明显“作”的痕迹，“作”得令人读起来费劲。再往后就是差不多过去了六七年，曾经的同事告诉我葛亮将他的新长篇《北鸢》交给了人民文学出版社，总体不错，让我给看看。看看就吧，大不了再“烧一次脑”！结果掩卷后的印象竟然是那种惊喜的生成：“这还是我认识的那个葛亮吗？”我除了在前两部分衔接上还有点不满外，其余的评价就是三个字：“非常好！”现在时间又过去了六七年，葛亮的第三部长篇《燕食记》杀青面世，这次带给我的又会是啥感

觉呢？曾经有人将葛亮的《朱雀》《北鸢》和另一部短篇小说集《七声》概括为书写近现代历史之国家主题的“中国三部曲”；现在又有人将这部《燕食记》称作是葛亮继《朱雀》《北鸢》后“中国三部曲”长篇小说系列的收官之作。不能说这些概括完全“不着调”，但毕竟只是一种局部的描述，而在这种描述的背后则意味着大量的省略。关于《燕食记》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作品？葛亮在自己这部新作的开篇都有十分清晰的交代。作品以汉代经学大师郑玄为《周礼·天官·膳夫》中出现的“燕食”二字所作的“注”——“燕食，谓日中与餐食”为开篇，又在本书的后记《食咏也》中明确坦言：“想写一部关于‘吃’的小说，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我念念不忘这个主题”。

程，只有这样才能呈现浓油赤酱、焦亮糖色的效果。这样一种描写的确令人心动，恨不能立马亲自动手一试。不仅如此，所谓美食之美，需要的还不仅仅只是制作者的匠心与手艺，品鉴者的“懂”与“会”同样重要。《燕食记》中在写到那公倍夫人到“十八行”用餐时有如下的一幕：面对上来的生煎，夫人先是不以为然，但在那公“内里有乾坤”的提示下，“夫人便攥起一只，轻咬一口，才发现，这生煎的皮，不是用的发面，而是透明薄脆，里面的汤汁流出来，极其鲜美。再一口，原来内藏着两个虾仁。还有一些软糯的丁儿，混着皮冻化成的酱汁，咬下去十分弹牙爽口。夫人一品一花，眼睛亮了亮，说，你们快尝尝。这花胶，用得真好。”……凡此种种，从制作到品鉴，不仅是一门功夫也是一种文化，不仅是作品的一些引子，也是作品主体的重要构成之一。

烹饪也罢、品鉴也好，都离不开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一部《燕食记》，出场人物中有名有姓者好几十，主角儿自然是“大按师傅”荣胎生和他的高徒陈五举，这师徒俩“相亲相杀”的故事构成了作品的主线，他们各自艰辛曲折的成长历程固然令人手不释卷，而推动整个故事发展和紧紧抓住读者心房的则是他们彼此个性的鲜明和命运的起伏。除此之外，在葛亮笔下的众多人物中，无论主次、不分男女，随便拎出三五皆可看出鲜明的个性，而这些又是与他们的血缘、经历和成长环境紧紧勾连。比如锡釜、颂瑛、慧生、叶七、风行、司马先

生、露露、谢醒……还有其他，无论葛亮着墨多寡，个个都是“有故事的人”和个性鲜明的“这一个”。有这样一群大大小小“活色生香”的人物撑起《燕食记》的“四梁八柱”，作品想不抓人都难。从作品面上的呈现看，同兴楼、十八行当然是荣胎生、陈五举师徒俩活动的主空间，般若庵、太史第、安铺、湾仔、观塘等则是作品里各色人等展示自己的次场景。但整部《燕食记》则是笼罩于一块巨大的自然时空之天幕下，这里上演了自辛亥革命以来粤港两地先后经历的诸如抗战、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等一系列时代风云变幻，无论作品中人的选择与作为如何，在某种程度上其实都是可以找到些许缘由。荣师傅出生在上世纪20年代之初的广东，这当然是一个时代的开启，他的人生自然不得不伴随着此后一系列的时代变革与风云际会而起伏；而弟子五举活动的主场景则主要在香港，六七十年代那里的经济腾飞，八十年代中英联合声明的签署及粤港澳大湾区开始启动等一系列重大历史变革对于个人命运的兴衰起伏或多或少都会激荡起种种微妙的涟漪。比如作品行将结束之际，谢醒在动员露露去说服五举参赛时曾说道：“你们这个观塘的店，不长久”，理由就是“如今大陆开放，多了四个经济特区，吸引外资。观塘的老板们，心思活络的，都想把把厂子北上移到内地”。寥寥数语，八十年代经济特区建设的魅力跃然纸上。

“食”之成为《燕食记》的切入点是因为“中国人的道理，都在这吃里头了”，这个“道理”固然很多，但葛亮这次选择的则是如何顺时、怎样做事、哪般立人？孤立地看，三者都很精彩，但对一部长篇而言，各有其美并不等于整体之美，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功亏一篑。如何将这三块独立之美和谐完美地糅合成一个整体之美就成了决定《燕食记》成败之关键。比之于《朱雀》《北鸢》曾出现的遗憾，葛亮这次在结构上做了足文章。从文本表层看，《燕食记》全篇由上下两阙共十六卷组成。上阙九卷以师徒荣胎生的传奇身世为主体，展示的是辛亥革命以来粤地的时代风云变幻；下阙七卷则以荣氏弟子陈五举的成长为核心，展现的是香港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发展历程；终曲则以师徒二人在一场电视烹饪大赛中重逢而走向大团圆。这当然是一种典型的双线叙述结构，其长处在于脉络相对清晰，其短则略显机械，灵动感不足。为了补短抑短，葛亮在作品中特别设置了“我”这个角色贯穿上下，这是一个赴港读书又留在那工作的青年学者，因其祖辈与荣师傅也算世交，因而多有交往，为此，“我”还特意申请了一个关于粤港传统文化口述史的研究项目。不曾想到的是在研究尚未展开之时，竟传来了同软楼即将结业、荣师傅出走的惊雷。为了抢救这段历史，“我”便加速了该项目的研究，也成了自由游走于上下两阙间的一个“自由人”，他可以将荣师傅和五举师徒俩在上下两